



王立春:探寻童诗想象力的本源

□李利芳



王立春,中国作协会员、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其主要诗作有《骑扁马的扁人》《乡下老鼠》《写给老菜园子的信》。曾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新世纪儿童文学奖、文化部蒲公英奖等。



动力与资源在童年精神感觉,一个特别的内宇宙世界,那是抵达童诗想象力的本源。

《梦的门》是她最新的一本诗集。“夜来了/孩子放下游戏/急忙到梦里去”,这是集子中同名诗《梦的门》中的句子。“梦”是一个原始而内容丰富的所在,是与“童年”意旨最接近的地

方。“梦”抵达一个神秘未知的领域,是可与童年思维打通的最确切的路径。王立春能够站在“梦的门”前,说明她找到了童诗想象力的根蒂。她之前写过和梦境有关的诗篇,意象与诗味俱佳。“梦的门”意象的明晰,表明她在这方面的艺术思考更深入了。

与“梦”相关的另一个事物是“夜晚”,这也是王立春一直很着力的一个诗意对象。童年记忆中的“夜晚”一定比“白天”深刻,或者说“夜晚”能赋予孩子无限的想象,甚至是精神与情感的冲撞,产生新鲜好奇中的些许惊恐不安。“夜晚”与可能性相关。王立春写夜晚的童诗都很经典,她的“骑扁马的扁人”是很难得的佳作。她喜欢用“扁”来形绘“夜晚”,一种在孩子眼中“变形”了的,而又无比真实的存在。收在本集中的《扁扁的夜》在诗味上有相通之处,但又出来这样新奇的句子,“只有夜晚自己/在黑暗中勇敢地走/一直走到天亮”。她把“夜晚”完全人化了,这样一个抽象混沌的整体原本是孩子惧怕的对象,但人化之后意义指向却一下反转了,“夜晚”与“黑暗”的分离,让孩子突然与“夜晚”

产生了共鸣与认同,恍如自己就是“夜晚”,可以勇敢地走出黑暗,此处构思的精巧不言而喻。

还有一些诗歌意象的析出的确很见功夫。如《树在大雨中狂奔》一首,将暴雨的力量以“树的狂奔”真切外化了,写出了孩子眼中的视觉冲击力。《小路逃跑》一首写出了一种想象中的可能性,“夜深了/大山呼噜起来的时候/小路准备逃跑”,原来“没有一条小路不在月光下/逃跑”,诗歌将夜晚的神秘与自然的生命力虽简洁但很深刻地映现出来。还有《花儿一岁》,“花儿嘟着鲜的小嘴/花儿一岁了//花儿直着稳稳的小腰/花儿一岁了”,用“一岁”来看待“花儿”,刹那间“花儿”的生命同人一样绽放出精气神了。所有这些意象所以特别而有新鲜的意味,是因为诗人的审美情感与万物有灵的思维方式,她将万物与人同一化了,诗人面对的世界即为生命,它们以同一种生命律动在呼吸。

王立春擅于从自然与世界的平常处入手去经营诗,她的诗味多来源于事物内部,其本质结构的特殊性,即事物之所“是”的那部分东西,而不以华丽辞藻取胜。由是诗的语言往往很朴素,不事雕琢,但直达意义中心。如她写的《月光被单》,“从天到地的/又白又透明的月光啊/是月亮晾个不停的被单啊”,将月光的一泻千里比喻为晾出的被单,既形象生动,又亲切日常,离孩子的想象很近。语言与

诗意的平民化还体现在选材的视角上,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如《麻雀天使》一首,打破人们惯常视野中对麻雀的不屑,而以“天使”去疼爱,于是有这样的句子,“当春回大地/人们说/燕子衔回了春天/麻雀却躲在屋檐下/掸掸棉袄上的土/踩着有些疼的脚/念叨着/有一些生命/终于/从冬天挺过来了”,诗人看到了麻雀的卑微与坚强,它们能被致以诗意观照,对于引领孩子的审美态度与生命理解有重要的价值。

诗是人类审美感知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以诗看取生活孩子会获取不一般的生命想象,对于建立他们与世界温暖健康的情感关系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价值。诗人的任务不仅在于为孩子呈现诗,更在于培植孩子诗的眼光,引导孩子自觉认识“诗”,反思“诗”所是的那部分东西。于是诗集中有一辑即为“大地诗人”,告诉孩子们自然中随处皆为诗,自然即为诗人,所以有如此系统的诗句,“叶子是树写的诗”,“花朵是草写的诗”,“庄稼是土地写的诗”,“浪花是大海写的诗”,“孩子是母亲写的诗”,“我是你写的诗”……诗的存在就是因为万物彼此光辉的映照,诗在一种美好的关系中。只要诗的种子种植心中了,我们的生活便永远与诗相伴。在王立春看来,给孩子写具体的诗,最终的目的是留给他们诗的“本体”,诗的“生命力”,然后写诗的人才是成功了。

■新书快递



《追梦珊瑚》
刘先平 著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年4月出版



《魔法坏女巫》
[美]格雷戈里·马奎尔 著
王林园 译
中信出版社/中信·大方
2017年4月出版

《追梦珊瑚》是中国首部描写珊瑚礁科考的纪实文学作品。该书展现了我国科学家们长年冒着生命危险考察珊瑚的精彩实录以及繁育、移栽珊瑚的奇思妙想。作品集文学性、知识性、趣味性融为一体,力求唤起大众的海洋意识,树立生态道德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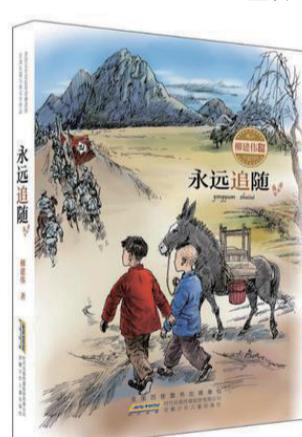
《魔法坏女巫》的主人公艾芙芭,生来一身绿皮肤,备受歧视和排挤,却聪慧、坚定、富有同情心。为帮助受迫害的动物,义无反顾地加入到反抗极权的运动中。备受世人误解的她从来不自我辩解,最后成了《绿野仙踪》里世人皆知的西方坏女巫。马奎尔以“西方坏女巫”为契机创作的一系列奇幻小说,挑战了“胜者”视角下早已为人所熟知的故事。

《花儿与歌声》通过对一个三口两盲特殊家庭的日常生活描写,生动真实地展现了日益城镇化时代背景下乡村孩子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渴求。

全书24章,24种在农村随处可见的野草,正是乡村孩子精神的写照。作者又配以24首乡间歌谣以及大量方言的运用,将读者带入淳朴浓郁的民俗生活图景中。

■短评

柳建伟《永远追随》
硝烟弥漫中的童趣
文清丽



老魏这个“奸臣”。正因不懂,展开了叙事和想象的空间。

越读越发现,陶家驹、警卫人员、毛泽东,都好像超出了我们熟悉的阅读经验,成了熟悉的陌生人。陶家驹,这个小本生意人,作为红军的房东,是精明和狡黠的,他处处要跟红军算账。警卫人员对老百姓是不信任的,端给首长的茶水他们要先喝,饭菜要先尝。毛泽东跟远方的游子一样恋家,他想念家乡,想起母亲做的饭、酿的酒。还有官兵对孩子的态度,也超越了以往文学脸谱化的塑造,惟此作品才真实可信。同时,作品也没有回避湘江战役失败的原因,红军官兵所犯的错误,支持红军的老百姓受到的残害。而两个少年一个沉稳执著,不到南墙不回头;一个机灵嘴甜,时时想着家里的亲人。战争的惨烈和孩子性格的差异,形成巨大的张力,撑起了故事的架构,决定了故事的走向。

文中对乡村生活细节的描述如珍珠,众多的人物一动一静、一言一行,都玲珑剔透。即使只出现过两三回的罗婆婆和孙女彩蝶,简笔几笔,也如那豆花上泼撒的炒黄豆、碎香葱,即便是配料,也暗香浮动,“罗婆婆把满眼爱惜的目光在陶百川身上上下扫了两遍,咯咯咯地自顾自笑了一阵子:‘婆婆想好了,就让你吃一辈子香花岭陶家的豆腐’。”

给毛驴吃鸡蛋、桌缝里找到的字条、毛驴的失而复得、孩子们在硝烟弥漫中竟然毫发未损……读者不知不觉走进作者设计的埋伏圈,东撞西碰,疑似无路,细一琢磨,发现还是有暗道的,待突出重围,却见作者站在你面前,悄然笑了。

卷了的睡莲,弯了的荷叶,眠了的鱼儿,无论怎么暗示生活的残酷,在孩子的眼里,万物都和他们的伙伴小毛驴一样,是不能失去的,且具有生命的质感,如那白雾般的锅上蒸汽,滋在我们皮肤上,告诉我们,这故事是真的,曾经真的就这么一家人,靠着一只可爱的小毛驴,以卖豆腐为生,也真的有两个孩子,在枪林弹雨中,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伍剑《外婆》:

骨肉亲情与家风传承

□蓝欣

中国人一向重视至爱亲情。这亲情包括父母之爱、手足之情、血脉之亲,更有祖辈对孙辈无私温暖的疼爱……

伍剑的儿童小说《外婆》就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祖孙亲情的故事。作者饱含真情地将“我”童年时离开父母,来到乡下和外婆相依为命的生活娓娓道来。乡下的日子虽然穷苦,外婆却带着“我”把苦日子过成了甜日子。文中没有刻意的煽情和华丽的铺陈,有的只是平凡琐碎甚至无声无息散落在人生褶皱里的生活细节。当“我”风卷残云地扫光盘子里的所有吃食时,外婆几乎没有伸筷子去夹盘中的菜,而是带着满足的微笑看着“我”,好像是自己在享受美味佳肴;当因为外婆打工的厂子停工,家里只能吃稀饭时,外婆摸出攒了很久的鸡蛋,给我做青椒鸡蛋饼,她却一口没有吃;当家里的铁皮房顶突然被大风卷走时,外婆猛然趴到“我”的身上,任杂物和尘土砸在她的背上;当“我”把写好的第一篇文章递给外婆时,不识字的她把双手在衣服上擦了又擦,直到她确定手上没有一点脏污,

才把纸接到手上;外婆还总是惦记着母亲:“这丫头出门忘了娘,唉,她忙,忙是好事,不忙会生病的。”……作者用质朴无华的语言着力描写生活中这些微不足道的日常片段,于细微处凸显深情,更加彰显出外婆深沉而厚重,含蓄而内敛,藏于心底而不显于人前的爱。这样的细节也曾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只是我们理所当然地习惯了“水往下流”式的爱,而渐渐忽略了细节,丧失了感动。当作者在云淡风轻的描摹中把它们放大开来时,那些似曾相识的画面不由得浮现眼前,唤起我们封存的记忆和久违的感动,那浸润在我们生活中、渗透在我们骨血里的亲人默默无言的关注,平淡却浓情。

外婆的爱不仅体现在生活中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更体现在对“我”的谆谆教诲中。在物质匮乏的岁月里,外婆目不识丁,生活困顿,却鼓励“我”好好读书,她从颜教授那儿借回一本又一本的书让我阅读;“我”因为贪玩,忘了曾答应外婆要去五叔家搬砖,外婆便用假意说要带我去热乎坑泡澡,

结果却失信于“我”的方式好好教训了“我”一顿,让“我”切身感受到失信于人的痛苦;“我”抢了风儿的书,还撒谎说是借的,外婆责罚“我”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去赔不是;“我”跑了几天步就不能坚持了,外婆说:“如果你想半途而废就不要开始。”然后喊着“一二一”,带“我”一起跑步……出身平民的外婆,虽没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却执著地将她朴素的人生哲学传递于“我”和母亲。经过岁月的积淀,外婆的言传身教成就了良好的家风,像一棵枝叶如盖的百年大树,护佑着“我”和母亲坚强快乐地生活,面对困难,笑脸相迎;清白做人,言必行行必果;坚守梦想,绝不轻言放弃。小说中,外婆的语言直白简单,甚至带着乡下老人的粗浅:“吃着自己的汗才有咸味。”“能把书吃到肚子里的人才是真正读书人。”“人说出来的话,就像吐在地上的唾沫,是再也收不回的。”……透过作者不加修饰的描摹,我们看到家风淳正,雨润万物,给予“我”成长的力量。家风是无字的典籍,家训是无声的嘱托,所以外婆在“我”心中,既是生活的哲人,亦是生活的强者,是最爱我的人,也是我最尊敬的人。

家风正则民风淳;家风正,则世风清。《外婆》展现的虽是小家庭的至爱亲情和家风传承,却折射出作者寄予的希望,希望这美好和温情如不熄之火种,延续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谱系。

王林柏《拯救天才》:

拯救天才也是拯救自己

□苏梅



天才具有天赋的智慧才能,包括卓绝的创造力、想象力、行动力;天才是有天然资质的人,如体质、嗓音、语言等方面超越常人……天才不是普通人,天才只能仰望,距我们太远。

天才也会遇到迷惑、困难或危险吗?王林柏的科幻小说《拯救天才》里的主角麦可就是一位现代天才,而他要拯救的偃师则是一位古代天才。两位天才都遇到了大迷惑、大困难、大危机。

故事的开头就充满诡秘:惟一的朋友乔乔却拒绝麦可参加生日宴会。失望之余,麦可无意中召唤来未来世界拯救天才协会的时光机器,和乔乔意外地来到西周,要去拯救一位天才工匠偃师。在接下来的一系列惊险历程中,木乙、造父、周穆王等古代人物接连登场,牛顿、阿基米德等西方天才在时空交错。最后,偃师和木乙获得拯救,麦可和

乔乔得到了成长……整个故事悬念叠出,一波三折。

小说塑造的人物性格鲜明传神。天才男孩麦可和平凡女孩乔乔的性格就像冰与火两个极端。麦可知识广博,但他很难与人相处,为找不到朋友而苦恼,他也需要拯救,而能够拯救他的,既是他自己,还有平凡的伙伴乔乔。

天马行空、奇妙的想象力,古今中外人事的大碰撞,擦出精彩的故事火花。麦可和乔乔是现代小学生,故事背景却是天才工匠偃师活动的西周。偃师本是滑稽舞师,梦想是成为一位伟大的工匠,木乙就是他精心创作的杰作——一个机械人。偃师和木乙的感情是血浓于水的父子之情。木乙聪明、善良,有一颗赤子之心,但又有机械人的局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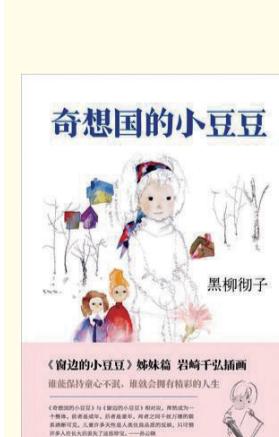
麦可和乔乔阻止偃师去觐见别有用心的周穆王,但是偃师内心非常矛盾,为了实现自己的工匠梦,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麦可、乔乔和木乙成了好朋友,却发现木乙的真实身份是机械人。偃师与木乙父子情深,偃师让麦可和乔乔带着木乙离开,自己去觐见周穆王,然而木乙却突然返回,去帮助偃师实现梦想。因周穆王看中了木乙的“蓝

心”,偃师和木乙一起身陷囹圄。麦可和乔乔想方设法营救……一波刚平,一波又起。麦可和乔乔拯救偃师的行为,引发了时空错位:威廉·泰尔拿箭射向儿子小威廉头顶的苹果,不料却意外地射中了砸向牛顿的金苹果;正用镜子点燃罗马舰队的阿基米德,却和洗澡时发现浮力的大科学家阿基米德互换……麦可和乔乔又不得不穿越时空,冒着巨大的危险前去修复和拯救他们。

麦可在拯救这么多天才的斗智斗勇过程中,不但成为“智商”超人的天才,也成为“情商”丰富的英雄:聪明勇敢、足智多谋的麦可,不但和机械人木乙成了好朋友,而且获得了乔乔的认可,收获了真诚的友谊。

《拯救天才》的语言幽默丰趣,常常使人忍俊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小说恰到好处地融入历史知识、地理知识、科学知识等,让人在阅读悬念故事的同时,拓展知识。

《拯救天才》是一个关于“天才孩子”的成长故事,也是一个“普通孩子”的成长故事;这既是一部时空转换、想象丰富的科幻小说,也是一部非常吸引人的成长小说。



《奇想国的小豆豆》
[日]黑柳彻子 著
贺静 译
新经典/南海出版公司
2017年1月出版



《奇想国的小豆豆》是《窗边的小豆豆》的姊妹篇。从当年的窗边走向如今的奇想国,长大后的小豆豆依然对世界充满好奇心。不曾被束缚的心灵总能体会到生活中处处隐藏的美妙滋味。对家人,她感恩和珍惜;对朋友,她真诚而温暖;见到那些生活在战乱和贫困中的孩子,她会带去欢乐和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和小豆豆一起悲伤,一起欢笑,一起追寻幸福。